

## 即席發言同步口譯中譯英譯文 邏輯銜接強化現象

張嘉倩

即席發言為會議口譯常見的原文形式。由於即席發言的邏輯銜接通常較為鬆散，口譯員為確保產出譯文能符合邏輯銜接的品質指標，在理解原文與產出譯文過程都可能需要花費更多氣力。本研究以篇章分析方式，比較學生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在面對中文講者即席發言時，如何確保譯文的邏輯銜接。採用的語料為一篇中文即席發言演講原文與8位口譯員的同步口譯英文譯文。為能清楚對照中文講者即席發言的邏輯銜接與口譯員產出英文譯文的邏輯銜接，本研究分析兩類邏輯銜接指標：回指關係與元話語。研究發現，整體來說，無論是學生或專業口譯員，對於中文講者即席發言時使用代詞回指或元話語的方式，並不會照單全收。口譯員在理解訊息過程中，會將特定代詞的回指對象在譯文中明確化，進而減輕觀眾的認知負擔，並使譯文更加簡潔。在元話語方面，口譯員雖傾向保留原講者的框架與過渡標記，但當原文講者因即席發言導致元話語使用不當時，口譯員也會就自身的理解，決定是否譯出或修正。

關鍵詞：中英同步口譯、邏輯銜接、回指、元話語

收件：2016年11月9日；修改：2017年1月17日；接受：2017年6月16日

# Enhancement of Logical Cohesion i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for Impromptu Speakers

Chia-chien Chang

A common type of input for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s impromptu speeches. With their generally looser logical structure, impromptu speeches can present unique challenges for interpreter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eeting the criteria of the “logical cohesion of utter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to-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f an impromptu speech by eight interpreters—four professionals and four trainees—in order to see if interpreters may need to exert more effort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Two types of cohesion criteria were adopted, anaphora and metalanguage, to compare the levels of cohesion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tex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professional and student interpreters tended to make certain types of anaphora explicit in their renditions, possibly in an attempt to make their interpreting more succinct and understandable. In addition, the interpreters usually preserved the frame and transition markers used by the speaker in their renditions. But when those meta-discourse markers were used inappropriately due to lack of planning, interpreters might change or delete the markers based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Keywords:*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logical cohesion, anaphora, metadiscourse

Received: November 9, 2016; Revised: January 17, 2017; Accepted: June 16, 2017

## 壹、前言

即席發言是會議口譯常見的原文形式。由於會議口譯接觸的文本通常較為正式，因此所謂的即席發言通常並非真正毫無準備的即席發言，而是事先在腦中擬好發言內容大綱後的即席演說，只是相較於事先備有書面稿並直接將書面語念出的演講，即席發言的口語特色通常較為明顯。

即席發言時，講者必須邊說邊構思確切的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在句子切分（sentence segmentation）、語調抑揚頓挫（prosody）、語速、停頓上都較自然，且無論在概念上與語言上都有較多贅字（redundancy），因此一般來說較易理解，口譯時也較為容易（Déjean Le Féal, 1982）。然而，即席發言對於口譯員也可能帶來不同的挑戰。即席發言由於事先規劃的程度較低、互動性較強，因此互動標記（interactive markers）與思索過程的填補詞（fillers）都可能較頻繁，使用的詞彙較不精確，句子之間的關係也較不清楚（Brown & Yule, 1983）。此外，即席發言通常篇章結構較為鬆散，文法與字彙連貫度較差，句子較不完整，且容易出現自我修正、用字不精確、語域變動大等問題（Ardito, 1999）。Galli（引用自 Besien & Meuleman, 2004）比較專業口譯員同步口譯不同文本類型的表現發現，相較於講者事先準備好的演講，口譯員在口譯即席發言的演說時，需要採取更多省略策略（研究者推測是因原文有較多不合文法的結構與邏輯關係），也會採取更多填補策略（研究者推測是為釐清演說中模糊或不完整的句子），重組與摘要的狀況也較多。

在過往眾多的口譯品質研究中，無論研究對象是專業口譯員或口譯服務的使用者，都將口譯產出是否符合「邏輯銜接」（logical cohesion of utterance），列為判斷口譯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Bühler, 1986; Kurz, 2001; Zwischenberger & Pöchhacker, 2010）。口譯品質指標所指的「邏輯

銜接」，儘管只出現「銜接」一詞，但概念上應是涵蓋篇章分析中的「連貫」(coherence)與「銜接」(cohesion)，兩者皆為傳達語篇邏輯組織之重要手段：銜接仰賴的是外顯於語篇的個別語言成分能互相聯繫，連貫則仰賴讀者的背景知識以理解篇章語義(Gumul, 2015; Peng, 2015)。由於即席發言的原文本身邏輯銜接通常較為鬆散，口譯員若希望自己產出的譯文能符合邏輯銜接的要求，在理解原文與產出譯文過程都可能需要花費更多氣力。

口譯研究領域相關文獻常從不同角度出發，觀察專業口譯員與學生口譯員譯文的邏輯銜接程度或強化邏輯銜接的手段。如 Shlesinger (1995) 根據 Halliday 與 Hasan (1976) 對英語銜接手段的分類，分析學生從希伯來文同步口譯入英文的產出，發現有各種銜接工具的變化，包括照應、替代、省略、連接、詞彙銜接等。Peng (2009) 以修辭結構理論(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檢視學生與專業口譯員中英逐步口譯產出的語篇連貫程度，並比較學生口譯員在三個不同學習階段的產出與專業口譯員產出的差異。結果發現，教師若能在教學過程注重產出連貫特性，學生產出表現會隨著學習階段逐漸接近專業口譯員的表現，且中譯英與英譯中皆然。楊承淑(2008)檢驗英譯中視譯與中譯日同步口譯語料，發現口譯員在不同訊息處理階段會採取外顯、強化、修補、連結、附加等手法增補原文訊息，且增補手法與口譯過程、口譯語言、口譯形式、口譯媒體密切相關。Chang 與 Kim (2016) 則運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主位、述位理論架構，分析專業中英同步口譯中譯英產出的主位推進結構，發現口譯員會將中文邏輯不清的地方釐清，因此英文產出的主位述位推進仍符合英文篇章規律，達到強化邏輯銜接的效果。

本研究以篇章分析方式，比較學生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在面對中文講者即席發言時，如何確保譯文的邏輯銜接，並探討學生與專業口譯員的聆聽與分析過程如何影響其對譯文邏輯銜接方式的處理。

## 貳、即席發言中譯英同步口譯的邏輯銜接

臺灣的中英口譯員的語言組合多為以中文為 A 語<sup>1</sup>、英文為 B 語，為能同時勝任中進英與英進中同步口譯工作。除了不斷精進英文表達能力外，往往也需要在中進英口譯時，因應語言能力差異而採取不同策略。同步口譯 A 語譯入 B 語時，口譯員必須面對多項挑戰：由於口譯員的 B 語流利度與彈性都不如 A 語，受到母語的干擾狀況也會較嚴重。口譯員在搜尋適當的譯語表達方式時，也可能影響到源語的聆聽與分析能力。口譯員必須花更多力氣監督自身口譯產出的語調、發音、連貫度，並避免母語干擾，因此，專業口譯員在譯入外語時覺得壓力較大、較容易疲倦 (Donovan, 2005)。Chang 與 Schallert (2007) 比較臺灣中英專業口譯員譯入母語與譯入外語的表現與使用策略，確實發現口譯員會因語言方向使用不同口譯策略，尤其在譯入外語時，會以確保整體口譯品質為目標，調整口譯策略，使用較多摘要、省略等策略。然而，Chang 與 Schallert (2007) 也發現，無論母語為英文或中文的口譯員，都指出中譯英時必須花更多氣力在聆聽與分析中文原文，才能產出清楚易懂的英文譯文。究其原因，似乎至少包含兩方面。首先，語言方面，中文的語法結構較英文有彈性，英譯中時已經發展出特定順譯策略，可以在不大幅變動英語語序的狀況下，譯為流暢的中文，但中譯英時，面對嚴謹的英文句法，中文特有的話題凸顯、向左分枝、零主語等現象 (Setton, 1999)，卻不易發展出屢試不爽的固定翻譯策略，而是需要各個擊破，藉由口譯員的分析消化後，才能譯成流暢道地的英文。其次，在講者方面，臺灣口譯市場所面對的英文講者，因為多屬於主辦單位邀請的「貴賓」，演講經驗豐富，多半熟悉公眾演講技巧，因此發言品質也較穩定。然而，中文講者因為來自各種背景，發言品質較易呈現良莠不齊的

<sup>1</sup> 根據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 (AIIC) 的定義，口譯員的 A 語言為母語，B 語言為流利程度接近母語的外語。

狀況，尤其是即席發言，演講內容雜亂無章的狀況並不少見，口譯員若要清楚傳達講者的內容，必須在聆聽與分析上更費功夫。

換言之，中英口譯員在面對中譯英口譯工作時，除了要克服外語表達能力不如母語的劣勢外，遇到發言內容結構與語言品質不佳的中文講者，更必須靠著分析與整理的能力，以確保譯出的英文仍能確實達到溝通的目的。

本研究旨在檢視口譯員在同步口譯中文即席發言時，如何強化英文譯文的邏輯銜接程度。為能清楚對照中文講者即席發言的邏輯銜接與口譯員產出英文譯文的邏輯銜接，本研究採用下列兩類邏輯銜接指標：

第一類指標為篇章內容的照應關係（reference）。Halliday 與 Hasan（1976）將照應列為篇章的重要銜接工具之一，照應關係可分為外指（exophora）與內指（endophoric），內指又分為回指（anaphoric）與下指（cataphoric），本文關注的是照應關係中的回指關係（anaphora），即篇章中引進的某一成分（如人物、事物、概念等）再次提及時，以同一成分或另一成分指稱（徐起超，2003）。口譯員處理回指現象可分為兩階段，口譯員在聆聽原文時，必須先準確找出指代詞的回指對象（先行詞），隨後在產出譯文時，則需決定譯文要採取的回指形式。中文的回指形式分為零回指、代詞回指、名詞回指（徐起超，2003）。其中零回指為中文的特色，中譯英時口譯員常必須自行補足中文原文中的零回指，代詞回指與名詞回指則為中英文所共有，中譯英時可採取對等的回指方式。

然而，實際觀察口譯員的中譯英產出，卻常可發現口譯員不一定會採取對等的回指方式。Chang 與 Wu（2009）分析臺灣的中英口譯員在會議問答時間的人稱使用，發現口譯員會調整觀眾發言使用的人稱，如將觀眾使用的第三人稱「他」改為第二人稱「你」，以符合口譯規範使用第一人稱直接對話的慣例。Zhan（2012）分析中國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六位中英口譯員為官員與外國訪客所做的對話口譯，則發現口譯員有時會將原講者使用的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代詞，譯為第三人稱的

機構名，如將官員口中的「我們」，譯為「政府」或明確的政黨名、局處名等，指稱對象雖未改變，但卻是以口譯員的理解變成更為明確。楊承淑（2008）也指出，在譯文中以具體名稱取代原文的代詞，是口譯員為排除曖昧與明確指涉所採取的外顯（explicitness）手法。

另一個常見的回指方式是使用限定性指代，即以指代定詞「這」加上名詞片語的方式，回指演講先前所提的事物。中文文本的限定性指代有兩種常見關係：一種是指代詞與參照對象有相同中心語的「直接回指／顯性回指」<sup>2</sup>，另一種是沒有相同中心語的「間接回指／隱性回指」<sup>3</sup>，需要語意推導或聯想詞彙才能將指代與回指對象連接起來，其中若回指對象是一段敘述的「總括型隱性回指」，則處理更具挑戰性（程俊樺，2011）。本研究重點之一即為檢視口譯員如何處理中文即席發言中的人稱代詞回指與限定性指代回指現象。

本研究採用的第二類指標為元話語（metadiscourse）。有別於篇章中的內容命題層面，元話語標示著作者／讀者、說話者／聽眾間的互動（Hyland & Tse, 2004），屬於篇章的內部關係。元話語是篇章結構的重要成分，是說話者用來組織演講架構，引導聽眾理解語篇的語言形式。即席發言時，由於講者邊構思邊發言，較易出現元話語使用不當的情形。因此，口譯員對於原文元話語的處理，也會影響聽眾對於譯文邏輯銜接的理解。

Hyland（2005）將元話語分為交際（interactive）與互動（interactional）兩大類。交際類元話語主要功能為標示篇章架構，其中兩大資源為過渡標記（transition marker）與框架標記（frame marker），過渡標記可用來幫助釐清訊息之間的連結，形式上多為連接詞或副詞片語，具有添加、因果或對比功能。框架標記為標示篇章結構與界線的成分，可用

<sup>2</sup> 如：「淡大自本學期開始，實施學生收費停車方案。這項收費停車方案，規定淡大學生停放汽車一學期一千六百元」（程俊樺，2011，頁3）。

<sup>3</sup> 如：「大考中心制訂推薦甄選是為使整個考試制度多元化，不會侷限在聯考一途。以前就有些高中向大學推薦優秀學生，去年有兩位錄取的學生是來自於聯考錄取率很低的高中。我們現在把這個方案推廣出去，應該較易為大家接受」（程俊樺，2011，頁3）。

來安排文本內容順序或組織論點，具有標注文章階段、宣示篇章目的、標示話題轉移等功能。然而，中文口語將過渡標記或框架標記衍生為話語標記的現象普遍，如使用「所以」時，不一定是與「因為」、「由於」連用表達因果關係的語義，也可能是語義弱化後轉變為具話題延續、話題找回、停頓填空詞、話題轉移等功能的話語標記（姚雙云，2009）。其他常弱化為話語標記的連詞還包括「然後」、「不過」、「但是」、「可是」、「而且」（方梅，2000）。此類話語標記尤其容易出現在會議中的觀眾問答時間，由於此時多為即席發言，發言品質參差不齊，觀眾又常因緊張過度使用話語標記，因此口譯員尤其需要分辨連詞與話語標記功能，以避免中譯英時將連詞弱化而成的話語標記，譯為表達時間順序、邏輯、事件連結等語義，而產出雜亂的英文篇章（Wu & Chang, 2007）。Chang 與 Kim（2016）分析一篇會議主持人中文致詞的原文與譯文即發現，專業中英口譯員在口譯時，不會將中文源語的語篇主位（textual theme）原封不動搬至英文譯語，而是會視語篇主位使用的連詞功能決定，若是該連詞屬於話語標記功能，便會省略，也會根據英文篇章需求加入新的連詞，藉由調整邏輯關係的連詞，強化譯出文本的連貫與銜接。Besien 與 Meuleman（2004）分析荷蘭文即席發言同步口譯譯入英文的語料，觀察口譯員如何處理原文講者與更正，發現口譯員會省略講者因即席發言產生的口誤，或在譯文中自行更正講者的錯誤。因此，本研究的元話語分析將特別著重口譯員如何處理中文原文講者因即席發言可能導致過渡標記或框架使用不恰當的情形。

## 參、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研究採用的語料為一篇中文即席發言演講原文與八位口譯員的同步口譯英文譯文，研究者以篇章分析方式，探討與比較專業口譯員與學生口譯員如何強化英文譯文之銜接。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與者共八人，包括四位研究所階段的學生口譯員與四位專業口譯員。學生口譯員為某國立大學碩士班口譯組二年級學生，以中文為 A 語言、英文為 B 語言，已於前一學期修習完「同步口譯入門」，本學期正在修習「同步口譯中譯英」與「同步口譯英譯中」，資料收集為學生修習「同步口譯中譯英」第 14 至 15 週。專業口譯員為受過兩年以上研究所層級口譯訓練，專業口譯實務經驗兩年以上、累積口譯實務 100 場以上，同樣以中文為 A 語言、英文為 B 語言。

## 二、研究材料

本研究中文演講材料取自真實口譯會場之演講錄音。演講挑選方式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專家評估，邀請兩位口譯實務經驗 10 年以上的專業口譯員從自身口譯會議錄音中挑選數篇典型的中文演講，並確認每篇演講內容為一般性主題，以避免背景知識差異影響口譯員表現。第二階段為文本分析，由研究者針對所取得的篇講稿進行初步文本分析，從中挑選出最符合本研究需求之文本。最後選定的演講為一教育部官員於某一慈善基金會成立記者會中的致詞，原因如下：（1）該演講開頭提到原本有下屬協助擬好講稿，但審閱過內容後不盡滿意而臨時決定不使用，可確定該演講為無講稿之即席發言；（2）該演講使用大量的人稱代詞，也有許多限定性指示代詞與其他指稱用法；（3）該演講可按語意切分為十數個段落，檢視各段落的開頭，多數段落的開頭都包含了演講人用來組織演講架構的框架標記；（4）該演講包含許多因果與轉折關係的過渡標記。

原演講長度為 7 分 28 秒，共 1,876 字，平均每分鐘 251 字，為語速偏快之演講。為避免講者語速導致口譯員使用策略集中於解決語速過快問題，研究者先使用 Adobe Audition 軟體裁切掉少數與會議當天其他講者發言關聯太多的段落，並確認刪除該段落後不會影響演講全文的連

貫，之後調整演講速度，最後進行降噪處理，以提升音質清晰度。調整後演講總字數為 1,724 字，總長度為 8 分 45 秒，調整後語速為每分鐘 197 字，與劉敏華、張武昌與林世華（2005）提出的理想中文語速 160 至 170 字相比略快，但以中研院斷詞系統斷詞後為 1,111 個詞，換算語速為每分鐘 127 個詞，已接近 Gerver（2002）提出的同步口譯理想英文語速 100 至 120 字詞。調速完成後，研究者請 14 位大學生從聽眾角度聆聽該調速後演講，確認調速後演講仍為語意連貫、語速正常之講話，之後並邀請一位口譯教師實際進行測試，確認調速後演講為學生口譯員所能負荷之速度。

### 三、資料收集過程

本研究資料收集地點為同步口譯專業教室，每位受試者首先口譯一篇同一記者會的另一位政府官員發言約 1 分鐘作為暖身練習，之後開始口譯正式講稿並錄音。為盡量模擬真實口譯情境，暖身練習與正式口譯前均事先提供演講情境與中英對照專有名詞給受試者。演講情境資訊包括演講人身分、演講日期與場合、參與貴賓名單等。正式口譯結束後，立即進行回溯訪談（retrospective interview），訪談時，研究者提供受試者原文講稿與方才的口譯雙軌錄音檔案，請受試者邊聽錄音邊回溯剛剛的口譯理解、分析、翻譯與產出過程。回溯訪談主要依演講稿內容切分為 14 大段進行，每段雙軌錄音播放完都會停下來請受試者回想口譯該段時的思路，受試者與研究者也可視需要隨時在任一段落中間停下或重放某一段落錄音。

為協助回溯訪談進行，研究者在受試者口譯過程中，也同時邊聽邊記下受試者口譯內容中停頓、猶豫、增減或其他與原文不同之處，若受試者在回溯訪談中未提到研究者筆記的部份，研究者會主動詢問，但若受試者不記得此一部份的口譯思路，研究者便不再進一步探問，以確保受試者的回溯過程為口譯當時的思路。研究者在受試者回想過程中，也會與受試者確認所描述內容為口譯當下產生之思路，而非在回溯訪談時

才產生之想法。

回溯訪談完成後，研究者請受試者大略描述平日中進英同步口譯所遇到之困難與挑戰，若受試對象為學生口譯員，研究者會進一步詢問其在修習同步口譯中譯英課程的過程中，口譯策略的變化與成長，若受試對象為專業口譯員，研究者則進一步詢問其多年口譯經驗歷程中，中譯英口譯策略之變化與原因。

資料收集結束後，研究者將所有口譯產出錄音與回溯訪談錄音都繕打成書面逐字稿，以篇章分析方式觀察口譯員如何處理原文的回指關係與元話語成分，並連結至回溯訪談所收集的口譯過程研究資料，以便於比較口譯學生與專業口譯員口譯過程與口譯產出之差異。

##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 一、回指的推論與強化

#### (一) 人稱代詞

本篇原文演講為即席演說，互動性強，人稱代詞使用頻繁，共達 89 次，且因講者在描述中有時會直接引用對話，造成人稱代詞的指稱對象變換，增加人稱代詞的還原難度。研究者對照原文與譯文人稱代詞使用方式，將口譯員處理人稱使用方式分為五種編碼方式：（1）與原文相同（same）；（2）與原文不同但指稱對象相同（還原指稱對象人稱或所代表機構名詞）（shift\_same）；（3）指稱錯誤（error）；（4）刪去未翻（delete）；（5）該意義單位未譯出（omit）<sup>4</sup>。為使原文譯文有清楚的比較對象，口譯員在譯文中自行添加的人稱代詞，無論是因為增加句子，或因應中文零代指到英文必須補足以符合句法，皆不列入分析。中文特有的人稱代詞，如「各位」、「大家」等，亦不列入分析。

<sup>4</sup> 如：「那當然我們 [IPNC] 警政署、調查局，至於緝署緝毒的工作，後來戒毒的工作……」，若僅譯出警政署、調查局，刪去「我們」，編碼為 delete。若警政署、調查局等訊息都未譯出，則編碼為 omit。

最後，考量口譯員有時使用濃縮、摘要等策略，及中英句法差異，凡該句意義有譯出，且使用的人稱代詞明確唯數量不同，則該句其他同等人稱代詞也計入。

如表 1 所示，第一人稱單數「我」共出現 37 次，其中 33 次（代碼 1S）<sup>5</sup> 指講者自身。另因講者常引用對話，因此兩次（代碼 1S3S）實際指稱為第三人稱單數的他者、兩次（代碼 1S3P）指稱第三人稱複數的他者。當原文第一人稱為一般用法時，學生與專業口譯員都傾向按原人稱譯出。但當原文人稱與實際指稱對象不同時，口譯員使用實際指稱對象人稱的頻率都有所增加。如下例，口譯員在譯文中不採納原文對話形式中的第一人稱單數「我」（同句的第三人稱單數「他」、第二人稱單數「你」亦隨之轉換），而直接使用第三人稱複數 they 回指先行詞 parents：

原文：一件事情就是讓臺灣的家長不要比孩子的成績，好就是哪怕他嘴巴說：我不在乎我孩子的成績，到最後你再把故事聽完，都很在乎。

譯文：The first one is educating parents about not caring about their children's grades. Many parents may think that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ir children's grades, but they actually do. (S1) <sup>6</sup>

第一人稱複數「我們」共出現 20 次，其中 11 次（代碼 1P）為指稱講者所代表的教育部或同仁或涵蓋講者與聽眾，九次（代碼 1PNC）為講者為拉近與聽話者距離的非典範用法（non-canonical use）（王瓊

<sup>5</sup> 本研究人稱代詞編碼原則為第一人稱單數（first person singular）代碼為 1S、第一人稱複數（first person plural）代碼為 1P、第二人稱單數（second person singular）代碼為 2S、第二人稱複數（second person plural）代碼為 2P，以此類推。當人稱表面所指與實際所指不同時，如使用第一人稱單數但實際所指為第三人稱單數，則於第一人稱代碼後加上第三人稱單數代碼 1S3P。第一人稱複數的非典範用法（non-canonical use），代碼為（1PNC）。

<sup>6</sup> 參與研究的口譯員皆以代碼表示，四位學生口譯員（Student interpreters）代碼為 S1、S2、S3、S4。專業口譯員（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代碼為 P1、P2、P3、P4。

淑，2007），如：我們美國緝毒署、我們這個可愛的女士。當第一人稱複數為一般用法時，最常見的處理方式是按原文人稱譯出，若是非典範用法，無論是學生口譯員或專業口譯員，最常見的處理方式都是將人稱代詞刪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用功能的「我們」，也可能在口譯員的理解氣力分配不足時造成誤導，如下列學生口譯員 S2 的例子。S2 在回溯訪談中表示，因為聽到「警政署、調查局」一時講不出來，所以用「my organization」代替，卻未注意到警政署跟調查局與講者並非同一個單位，因此造成誤譯。

原文：那當然我們警政署、調查局，至於緝署、緝毒的工作，後來戒毒的工作，我覺得都是比較後端、也比較技術的工作。

譯文：In my organization, we have to crack down on drug taking, and I believe that is a more technical aspect. (S2)

表 1  
口譯員第一人稱處理方式編碼結果<sup>7</sup>

人稱	代碼	總數	same		shift_same		error		delete		omit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學生口譯員												
我	1S	33	18.75	57	1.00	3	0.25	1	4.50	14	8.50	26
	1S3S	2	0.25	13	0.25	13	0.50	25	0.25	13	0.75	38
	1S3P	2	0.005	0	0.50	25	0.00	0	0.00	0	1.50	75
我們	1P	11	7.25	66	0.25	2	0.25	2	1.75	16	1.50	14
	1PNC	9	1.75	19	0.00	0	0.25	3	5.25	58	1.75	19
專業口譯員												
我	1S	33	16.00	48	1.25	4	0.00	0	3.25	10	12.50	38
	1S3S	2	0.75	38	0.75	38	0.25	13	0.00	0	0.25	13
	1S3P	2	0.00	0	1.00	50	0.00	0	0.00	0	1.00	50
我們	1P	11	5.75	52	0.75	7	0.00	0	2.00	18	2.50	23
	1PNC	9	1.25	14	0.00	0	0.00	0	6.50	72	1.25	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sup>7</sup> 本文表 1、表 2、表 3 每一編碼對應的數字為四位學生口譯員／專業口譯員譯文人稱處理方式之平均次數，其後的百分比因四捨五入之故總合不一定等於 100。

如表 2 所示，第二人稱單數「你」共出現九次，其中三次（代碼 2S）指稱講者講話的對象，即同時出席記者會的人，五次（代碼 2S1S）是直接引用的對話體，實際指稱為講者自身，一次（代碼 2S3P）為指稱第三人稱複數的他者。當人稱實際指稱對象與表面人稱不同時，口譯員採用明確化的頻率都增加，如下例：

原文：部長跟我說，你一定要去，你再忙都要去，然後剛剛跟我

LINE 說五點四十你又要趕回來開會。

譯文：My chief told me that I have to rush back to the office to have a meeting later. (S4)

表 2

口譯員第二人稱處理方式編碼結果

人稱	代碼	總數	same		shift_same		error		delete		omit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學生口譯員												
	2S	3	0.50	17	0.00	0	0.25	8	0.00	0	2.25	75
你	2S1S	5	0.50	10	2.00	40	0.00	0	0.50	10	2.00	40
	2S3P	1	0.50	50	0.50	50	0.00	0	0.00	0	0.00	0
你們	2P	2	1.00	50	0.00	0	0.00	0	0.25	13	0.75	38
	2P3P	1	0.25	25	0.25	25	0.00	0	0.00	0	0.50	50
專業口譯員												
	2S	3	0.75	25	0.00	0	0.00	0	0.25	8	2.00	67
你	2S1S	5	1.50	30	0.75	15	0.00	0	0.50	10	2.25	45
	2S3P	1	0.00	0	1.00	100	0.00	0	0.50	50	0.00	0
你們	2P	2	1.00	50	0.25	13	0.00	0	0.50	25	0.25	13
	2P3P	1	0.50	50	0.25	25	0.00	0	0.00	0	0.25	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人稱複數「你們」共出現三次，兩次（代碼 2P）指稱講者講話的對象，即同時出席記者會的人；一次（代碼 2P3P）因引用對話體，實際指稱第三人稱複數的他者。出現在對話體時，各有一位學生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選擇不按原文表面人稱而是譯出實際指稱對象，如：

原文：今天一來的時候他們接待我，要引我進來的時候，我就說：好謝謝你們勇敢做這件事情。

譯文：I was well-received. I enjoyed great hospitality by your staff. I actually commend them for their brave deeds. (P3)

如表 3 所示，第三人稱單數「他」共出現 12 次，八次（代碼：3S）指稱不在場的單一他者，四次（代碼：3S3P）屬於漢語口語中的第三人稱模糊用法，即單、複數交替出現，但單數代詞實際指稱複數他者<sup>8</sup>（王瓊淑，2007）。相較於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通常是指在場的講者與聽眾，第三人稱的指涉由於牽涉到不在場的人物，因此在理解辨識上比第一或第二人稱的難度更高，本篇的第三人稱單數，剛好出現在詞彙難度較高、人稱代詞轉換頻繁且代詞先行詞模糊不清的段落，因此發生錯誤、刪除或省略的情形也較多。但若辨識所指先行詞沒有問題，當第三人稱單數實際指稱為複數時，口譯員傾向直接使用複數，如下例：

原文：我覺得還有一群人，他可能不是好奇，他就是可能也知道說這個東西應該拒絕。

譯文：Another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be curious about drugs. They know that they should say no to these drugs. (S1)

第三人稱複數「他們」共出現八次，五次（代碼：3P）指稱不在場的複數他者，三次（代碼：3P2P）是由於引用他人話語，因此實際指稱

<sup>8</sup> 如：「對勞工來說，如果中途他們轉換公司，到比較小的企業去，那他的保險該怎麼繼續下去呢？」（王瓊淑，2007，頁 79）

第二人稱複數的在場聽者。當出現在對話體時，許多口譯員都採取還原人稱代詞實際所指對象的策略以避免混淆。有兩位學生口譯員將出現三次的代詞「他們」還原為所指稱的企業名稱與「基金會」。四位專業口譯員的譯文，則全數將代詞「他們」還原為所指稱的基金會名稱或領導人。如下例：

原文：所以部長剛剛特別交代我說，你一定要替我表達對於他們的承諾的勇氣以及對於他們完成他們所承諾的事情表達最大的敬意。

譯文：So here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greatest appreciation to the CTBC for their generosity. (P1)

表 3

口譯員第三人稱處理方式編碼結果

人稱	代碼	總數	same		shift_same		error		delete		omit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平均次數	百分比 (%)
學生口譯員												
他	3S	8	1.50	19	1.00	13	1.00	13	1.25	16	3.25	41
	3S3P	4	0.00	0	2.25	56	0.00	0	1.00	25	0.75	19
他們	3P	5	2.50	50	1.25	25	0.00	0	0.00	0	1.25	25
	3P2P	3	2.00	67	1.00	33	0.00	0	0.00	0	0.00	0
專業口譯員												
他	3S	8	0.00	0	1.75	22	1.50	19	1.50	19	3.25	41
	3S3P	4	0.00	0	2.50	63	0.00	0	1.00	25	0.50	13
他們	3P	5	1.00	20	1.75	35	0.00	0	0.00	0	2.25	45
	3P2P	3	0.75	25	2.25	75	0.00	0	0.00	0	0.0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整體來說，口譯員傾向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將原文的指稱譯得更為明確，尤其是可能造成聽眾混淆的人稱轉換，如直接引用對話造成的指稱轉換、中文特有的單複數人稱交叉使用現象、具語用功能的第一人稱複數用法等。此外，專業口譯員使用明確化策略的比例在三種人稱普遍都比學生口譯員高。回溯訪談時，研究人員詢問口譯員為何會將代詞明確化的原因時，專業口譯員 P3 表示：「我會幫觀眾多想，因為我覺得純聽英文的人，一直聽到 they they they 他前面沒有那個 reference 聽眾會一頭霧水，所以我會試著講清楚」。學生口譯員也提到，上課時老師會耳提面命要求在譯文中將人稱代詞還原為指稱對象，以避免觀眾混淆，顯示口譯員是有意識地將代詞明確化以強化譯文的銜接度。

## （二）限定性指示代詞

本篇原文演講中使用限定性指示代詞實例眾多，包含：（1）這 + 名詞（如：這一個記者會、這件事情、這個時候、這個東西）；（2）那 + 名詞（如：那種佩服）；（3）什麼 + 名詞（如：什麼樣的結果）。由於演講主題為反毒，毒品與反毒等詞在演講中反覆出現，為本演講篇章中最突出的篇章回指鍊（徐起起，2003），因此本研究將分析聚焦於反毒相關名詞的回指對象。

如表 4 所示，14 個段落中，幾乎每個段落都有反毒一詞的實例，從 1.6（第一段落第六句）<sup>9</sup> 的反毒教育開始，反毒一詞總共以同形回指（重複反毒一詞）方式出現 10 次，演講人以限定性指代「這件事情」、「這件事」回指反毒則高達六次，若除去一次「反毒這件事情」回指對象與回指並列外（所有口譯員皆採取刪除重複訊息「這件事」），共有五次名詞代詞回指需要辨識。

研究者將口譯員處理限定性指代的方式分為四種編碼類別：（1）與原文採用相同的限定性指代或類似的模糊名詞（same）；（2）將原文的限定性指代明確化為反毒工作或其他具體名詞（shift）；（3）將

<sup>9</sup> 本研究演講原文內容編碼方式為段落編號加上句子編號，如 1.6 為第一段落第六句，2.6 為第二段落第六句，14.4 為第十四段落第四句，以此類推。

原文的限定性指代刪去未翻 (delete)；(4) 該限定性指代所屬之意義單位完全未譯出 (omit)。

表 4

## 「反毒」名詞回指鏈

- 
- 1.6 反毒教育—2.6 反毒—3.1 反毒—3.4 反毒工作—3.14 反毒工作—
- 4.5 這個社會到底有了什麼樣的變化跟有了什麼樣的環境，需要他們這樣現身說法，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 5.1 反毒工作—7.4 反毒這件事情—10.6 反毒—
- 11.7 這件事那麼困難 即便在教育部—
- 11.8 反毒—12.3 紫錐花校園反毒運動—
- 12.4 當時我們就邀請了中國信託 慈濟幾個基金會來幫忙跟協商怎麼樣來協助這件事—
- 13.4 我就說好謝謝你們勇敢做這件事情—
- 14.4 那也謝謝美國緝毒署在這件事情的共襄盛舉，提供給我們經驗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檢視八位口譯員的譯文，如表 5 所示，多數口譯員傾向採取明確化的策略，以重複先行詞的同形、部分同形、同義等方式，將限定性指代「這件事情」還原為所理解的回指對象：

以 12.4（「當時我們就邀請了中國信託、慈濟幾個基金會來幫忙跟協商怎麼樣來協助這件事」）為例，「這件事」回指 12.3 的紫錐花校園反毒運動，除一位學生口譯員採取刪除策略、一位學生口譯員使用 to help carry out our effort（因仍屬較模糊的抽象名詞故計入 same）外，其餘兩位學生口譯員與四位專業口譯員皆採取明確化策略，將「這件事情」譯為 project、the Echinacea Campaign、this anti-drug campaign 具體回指紫錐花校園反毒運動，或直接以 fighting against drug use 明確重申演講主題。

表 5

口譯員限定性指代「這件事情」、「這件事」處理方式編碼結果

編號	學生口譯員				專業口譯員			
	S1	S2	S3	S4	P1	P2	P3	P4
4.5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11.7	shift	same	shift	shift	shift	same	shift	same
12.4	same	shift	shift	omi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13.4	shift	omit	shift	same	omit	omit	same	same
14.4	shift	delete	same	delete	delete	shift	delete	shif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並不是每次的回指理解都能順利進行，如 4.5（「這個社會到底有了什麼樣的變化跟有了什麼樣的環境，需要他們這樣現身說法，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的「這件事情」的回指屬於「間接回指／隱性回指」的「總括型隱性回指」，原本就較困難。再加上其回指段落為口譯員反映困難度最高的第三段，演講人使用兩次泛指「什麼樣」與一次定指「這樣」，造成口譯員理解時更需進行語意推導與聯想。觀察譯文發現，雖然口譯員全數採取明確化策略，且大部份口譯員將其回指對象理解為「反毒工作」，並直接以回指對象代替原本的指代（如：to push forward the anti-drug campaign/fight against narcotics/fight the anti-drug war），但也有兩位學生口譯員將其理解為前一段敘述中關於青少年戒毒後重新被社會接納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因此譯為 to turn over a new leaf/to survive in the society，另有一位專業口譯員則是將兩種可能的回指對象都納入譯文，譯為 do their job and try to help those people。

除了反毒之外，「毒品」、「吸毒」、「用毒」等詞也形成明顯的篇章回指鏈（見表 6），其中有三次講者以限定性指代「這個東西」、「這件事情」回指毒品或吸毒一事：

表 6

## 「毒品」、「吸毒」、「用毒」回指鏈

3.11 誤用毒—5.4 用毒品—

5.7 在你好奇的過程當中，這個東西是不能碰了—

6.4 他就是，可能也知道說，這個東西應該要拒絕—

8.1 我們能不能創造更多健康的休閒環境，健康的休閒能力的培育，好讓年輕人不會走到需要去好奇這件事情—

10.2 用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表 7 所示，所有口譯員幾乎都將「這個東西」、「這件事情」明確化譯為具體名詞 drugs，如將 5.7 譯為 even though you are curious about these drugs、not to touch or try drugs out of curiosity 等。

表 7

## 口譯員限定性指代「這個東西」、「這件事情」處理方式編碼結果

編號	學生口譯員				專業口譯員			
	S1	S2	S3	S4	P1	P2	P3	P4
5.7	shift							
6.4	shift	shift	shift	same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8.1	shif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口譯員除了將 5.7 的「這個東西」具體化為毒品外，對於該句後半部「碰了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也採取明確化的處理方式。雖然「什麼樣」在語法上屬疑問詞，具有 what kind of 的語意，但從語用角度看來，此處的指稱「什麼樣」所傳遞的是明顯的負面訊息，因此一位學生口譯員與三位專業口譯員都將他們對於「什麼

樣的結果」所進行的推論成果納入譯文，直接以負面用詞取代原本的模糊說法，如：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disastrous、of no good to their life、have very negative effects upon your health 等。

## 二、元話語的推論與強化

### (一) 框架標記

檢視原文 14 段的開頭，如表 8 所示，有高達九段的開頭都有明顯具有組織演講訊息功能的框架標記。

表 8  
原文段落開頭採用之框架標記

編號	原文
2.1	我願意跟大家分享兩個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3.1	那第二個是（我在年初的時候參加了各縣市的反毒的訪視工作）
6.1	除了這個之外
8.1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10.1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從我們的數字上看，百分之九十在學生從國中到大專，用毒的場所都在校外）
11.1	所以我還是要表達就是
12.1	那另外一方面是
13.1	那最後一個（小小的喜悅，我要跟董事長分享）
14.1	所以再次（恭喜中國信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研究者對比原文與譯文，將口譯員處理框架標記的方式分為三種類別：（1）與原文相同（same）；（2）與原文不同（shift）；（3）省略不譯（omit）。為使原文與譯文有清楚對照，僅分析口譯員如何處理原文的框架標記，若原文並無框架標記但口譯員選擇在譯文中自行添加

銜接標記，則不列入分析。如表 9 所示，口譯員的譯文不一定會跟隨講者所使用的框架標記，雖然大部分時間會保留演講者組織演講訊息的方式，但有時也會因為講者使用的標記不適當或未聽到該標記，而加以省略或修改。

表 9

口譯員處理框架標記方式編碼結果

編號	學生口譯員				專業口譯員				相同數
	S1	S2	S3	S4	P1	P2	P3	P4	
2.1	same	8							
3.1	omit	omit	same	omit	omit	omit	omit	omit	1
6.1	omit	omit	same	same	shift	same	same	omit	4
8.1	same	omit	shift	shift	shift	shift	same	omit	2
10.1	same	same	shift	omit	same	shift	shift	shift	3
11.1	same	omit	omit	omit	shift	omit	omit	same	2
12.1	same	same	same	omit	omit	omit	shift	same	4
13.1	shift	shift	same	omit	same	same	same	shift	4
14.1	same	omit	omit	shift	same	same	same	same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若講者使用的框架標記與後續所說的內容並不搭配，則口譯員往往會採取省略或調整的策略。以 8.1 為例，8.1 的框架標記（「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接續後文並不合適（「所有的慈善機構，我們能不能創造更多健康的休閒環境，健康的休閒能力的培育，好讓年輕人不會走到需要去好奇這件事情」），只有兩位口譯員譯出講者使用的元話語，兩位省略未譯出，其餘四位口譯員則選擇改用其他連結方式，如 so/and 等。再以 11.1 為例，該框架標記標示了講者接下來要表明的話語目的，

但 11.2 開始出現的內容卻是題外話（「我收到這個邀請函的時候，部長跟我說你一定要去」），大部份的口譯員都選擇刪除此一不恰當的框架標記，少數譯出的口譯員，在回溯訪談時，使用了「被騙」的字眼，表示自己太快譯出標記，但在聽到後續內容與預期不合後就感到後悔，顯示口譯員在聆聽原文時，會同時審視原文的邏輯銜接。

此外，由於同步口譯需要邊聽邊說，難免在注意力分配不足時遺漏訊息。以 3.1 的框架標記為例，雖然是合理的框架標記，但只有一位口譯員 S3 譯出，細究其原因，應與口譯員的理解預測過程有關，因段落二當中，講者提出的第一件事情中又包含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在教育部工作覺得最難的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因此大部份口譯員以為 2.1 框架標記所提出的「兩個事情」已經完全譯出，因此 3.1 的譯文都直接進入命題內容，未譯出框記標記「第二個是」，且在回溯訪談時，也表示不記得有聽到 3.1 的「第二個是」。再以 13.1 為例，該句以「最後」開頭，預示了致詞即將進入尾聲。專業口譯員中有三位在譯文中都使用了具有時序功能的銜接詞「最後」一詞（*final thing, finally, last*）傳達演講即將結束的訊息，一位使用具有添加功能的銜接詞 *also*，學生口譯員中有三位使用具有添加功能的銜接詞 *also*，一位則省略了元話語，直接進入講者要分享的訊息內容。比較兩種銜接詞，添加功能的「*also*」雖也具有銜接作用，但時序功能的「*finally*」較為準確，在此也凸顯了專業口譯員對於演講的各個階段較為敏感，較能掌握具有預測功能的框架標記。

## （二）過渡標記

本研究檢視兩類與語篇邏輯相關的連接詞：（1）對比關係的標記：「但是」、「可是」；（2）因果關係標記：「因為」、「所以」。如表 10 所示，原文中共出現 18 次有對比或因果功能的連接詞。

研究者將口譯員處理過渡標記的方式分為四種編碼類別：（1）與原文採用相同的過渡標記（*same*）；（2）與原文採用不同的過渡標記（*shift*）；（3）刪去過渡標記，僅譯出命題內容（*delete*）；（4）該意

表 10

## 原文中具對比關係或因果關係之連結詞

編號	原文
2.9	<b>所以</b> 我今天帶、帶著一個非常崇敬而且非常敬慎的心情參加今天的這一個記者會
3.6	<b>但是</b> 那那種佩服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心情
3.9	<b>因為</b> 他們找不到工作
3.10	<b>所以</b> 呢他就去開了一個搬家公司
4.1	<b>所以</b> 我我在那樣的一個場合
5.1	那在行政院，我們說，在這個會報開會的時候，我也常常覺得反毒工作為什麼最困難是 <b>因為</b> 它太複雜
5.5	<b>所以</b> 我知道說，我們美國緝毒署的這個經驗以及在我們做了一些宣導冊
6.4	<b>可是</b> SOMEHOW 在他的心裡面是，不夠的信心，不夠的溫暖，或者是，不知道，沒有能力去拒絕
7.4	<b>所以</b> ，我們就常常想說，好，反毒這件事情很難當場抓到就說，「欸不要用，好，沒事」
8.1	<b>可是</b> 另外一件事情是
9.1	<b>所以</b> ，連帶的在教育部的學生學特司裡面，我們也展開了生命教育的工作
10.2	<b>所以</b> 我才會說，那麼我們創造更多的，、健康的校外環境
10.3	<b>因為</b> 孩子不可能沒有校外生活，好，或者是陪伴
11.1	<b>所以</b> 我還是要表達就是
11.9	<b>但是</b> 中國信託在辜董事長的領導之下，願意直接的，剛剛說的TACKLE TARGET 這個反毒做為主要這個基金會的教育工作跟慈善行動
12.7	<b>所以</b> 部長剛剛特別交代我說
14.1	<b>所以</b> 再次恭喜中國信託
14.6	<b>因為</b> ，我相信你們的專業，以及你們的知識跟經驗可以為這個基金會帶來更有效的功能，更有效的後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義單位完全未譯出 (omit)。由於分析結果發現，口譯員是否會重現原文的過渡標示視情況而定，以下將分開討論兩種情況，第一種為有五位以上口譯員採用與原文相同的過渡標記，第二種為四位或四位以下口譯員採用與原文相同的過渡標記。

如表 11 所示，共有 10 個過渡標記，無論是專業或學生口譯員，都會盡量在譯文中呈現原文的過渡標記，以重現原文的邏輯關係，僅有少數情況下會採取刪除或轉換策略。進一步比較學生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譯文發現，專業口譯員若該意義單位有譯出，通常也會將原文過渡標記譯出。四位專業口譯員共計六次未譯出狀況中，僅有一次是有譯出命題內容但未譯出過渡標記 (delete)，相較於四位學生口譯員共計 12 次中，有九次是有譯出命題內容但未譯出過渡標記 (delete)，有兩次是將原過渡標記轉換為其他過渡標記 (shift)。

表 11  
口譯員處理原文過渡標記方式編碼結果 I

編號	學生口譯員				專業口譯員				相同數
	S1	S2	S3	S4	P1	P2	P3	P4	
2.9	same	same	same	<b>delete</b>	same	same	same	same	7
3.10	same	same	same	<b>delete</b>	same	omit	same	omit	5
5.1	same	same	<b>delete</b>	<b>delete</b>	same	same	same	same	6
5.5	same	<b>delete</b>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7
6.4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same	8
9.1	same	<b>delete</b>	same	same	same	<b>delete</b>	same	same	6
10.2	same	omit	same	same	same	same	omit	same	6
11.9	<i>shift</i>	same	same	same	omit	same	same	same	6
12.7	same	<b>delete</b>	same	same	same	same	omit	same	6
14.1	same	<b>delete</b>	<b>delete</b>	<i>shift</i>	same	same	same	same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如表 12 所示，也有高達八個過渡標記，口譯員並沒有依照原文譯出，而是採取刪除或轉換策略（四位學生口譯員共計 20 次、四位專業口譯員 25 次），以下逐一討論背後可能原因。首先，對於原文中因即席發言導致語言使用不當的過渡標記，口譯員傾向省略。如前一節框架標記中討論過的 8.1 與 11.1，由於過渡標記是隸屬於不恰當的框架標記，只有兩位口譯員譯出原文過渡標記，其餘都採取刪除或轉換策略。4.1 所屬的句子亦不恰當，但由於「所以」在此可以順利轉為英文的語氣詞「so」，因此仍有四位口譯員譯出，但其後續的「我在那樣的一個場合」，所有口譯員都未翻譯，而是採取刪除或自行添加訊息以強化第四段與第三段的連結，如：And these are really touching and moving stories (P2)、The reason I shared this with you is that... (P4)。

另一種口譯員不按原文翻譯的狀況是過渡標記所含的意義單位相對來說屬於次要訊息，且在上下文中有重複，因此容易在口譯員採取摘要策略時被省略，如 3.9、10.3 都只有三位口譯員按原文譯出，其餘口譯員多採直接將該意義單位的訊息省略不譯。又如 14.6 已經進入演講尾聲，講者從 14.1 至 14.5 都在一一感謝在場貴賓，此處的過渡標記「因為」只有一位口譯員譯出，其餘口譯員都採取直接接續譯出「我相信你們的專業……」，包括個人風格傾向重現原文過渡標記的 S1 都採取刪除策略：I am sure that your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can make our anti-drug foundation even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S1)。回溯訪談時所有口譯員都提到在此段已準備收尾，必須加快速度，並採用熟悉的制式語言，因此省略過渡標記而僅譯出訊息內容。

最後一種情況是原文訊息不清，如 7.4 過渡標記後續的訊息非常模糊，首先「我們就常常想說」一詞本身並無實質重要訊息，至於之後的「反毒這件事情……」，所有口譯員在回溯訪談時都表示不確定講者在此想表達的意思，在口譯時僅能憑著自己的理解詮釋講者的意思勉強譯出，因此所有口譯員都未譯出 7.4 的「所以」標記。另外 3.6 的訊息是接續講者描述自己至全台各地訪視反毒工作，提到自己除了佩服之外還

表 12

口譯員處理原文過渡標記方式編碼結果 II

編號	學生口譯員				專業口譯員				相同數
	S1	S2	S3	S4	P1	P2	P3	P4	
3.6	same	same	same	omit	delete	<i>shift</i>	same	omit	4
3.9	same	omit	same	omit	omit	omit	same	omit	3
4.1	same	omit	same	omit	omit	omit	same	same	4
7.4	omit	omit	omit	omit	omit	omit	omit	omit	0
8.1	same	omit	<i>shift</i>	<i>shift</i>	<i>shift</i>	<i>shift</i>	same	omit	2
10.3	same	<i>shift</i>	omit	omit	same	same	omit	omit	3
11.1	same	omit	omit	same	omit	omit	omit	delete	2
14.6	delete	same	delete	omit	<i>shift</i>	delete	delete	delete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有複雜的心情（「我記得我到新竹縣去，那他們當然做了一些反毒工作的分享，我非常的佩服，但是那種佩服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心情，就有毒犯進入監獄後來出獄的朋友……」）。回溯訪談時，口譯員表示除了在考慮如何翻譯「佩服」一詞外，由於並不知道為何「但是那種佩服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心情」，因此口譯員 S4、P4 採暫不翻譯此一訊息，P1 採翻譯訊息但不翻譯過渡標記，P2 則將「但是」轉換成並列關係的 *and*。這其中除了學生口譯員 S4 原本的口譯風格就傾向精簡濃縮訊息，其餘三人都是專業口譯員，似乎顯示專業口譯員在處理過渡標記時比學生口譯員更為謹慎。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口譯員聽到隨後出現的訊息「就有毒犯進入了監獄後來出獄的朋友」時，已預測到講者即將說明心情複雜的原因，因此有三位學生口譯員（S1、S2、S3）與三位專業口譯員（P1、P2、P3）都在 3.6 與 3.7 句之間，自行添加了因果關係的連結詞，表達了 3.7 句開始將說明 3.6 的原因，顯化原本隱含的邏輯關係。如：...but

actually it was a very complicated feeling at that time because some drug traffickers were imprisoned and... (P3)。

## 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中英口譯員如何在譯文中強化中文講者即席發言的邏輯銜接，主要分析代詞回指與元話語兩個面向。研究發現，整體來說，無論是學生或專業口譯員，對於中文講者即席發言時使用代詞或元話語的方式，並不會照單全收。在代詞回指方面，口譯員在理解訊息過程中，會主動將理解之回指對象在譯文中明確化，進而減輕觀眾的認知負擔，並使譯文更加簡潔。在元話語方面，口譯員對於講者使用的元話語普遍抱持審慎的態度，雖傾向保留原講者的框架與過渡標記，但當講者因即席發言導致元話語使用不當時，也會就自身的理解，決定是否譯出或修正。

同步口譯的理解過程中，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推論過程交替進行。遇到用字較為鬆散的中文即席發言時，口譯員為了強化譯文邏輯銜接，必須先掌握中文發言的語意連貫，再決定採用何種英文銜接手段最為適當，因此雖然會倚賴原講者提供的語言線索進行預測，但也會預防原講者因即席演講而產生語言失誤，以減少被誤導的情況。換言之，口譯員在邊聽邊說的巨大認知負荷下，仍必須積極額外耗費心力監督講者與自身譯文產出的邏輯銜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口譯員在同步口譯時，因無法全神貫注聆聽原文，因此在原文代詞回指模糊或元話語使用不當時，仍容易產生誤譯。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學生口譯員經過了一定時間的訓練，使用的邏輯銜接強化策略已趨近專業口譯員。參與本研究的四位專業口譯員平日都有監督自身口譯品質的習慣，如：觀察與徵詢客戶的回饋；錄下自己的口譯錄音聽自己的表現；自行報名參與有提供口譯服務的國際會議，從聽眾角度聆聽口譯等。由於過往的經驗顯示，中文講者的演講結構與

文字都可能較為鬆散，加上中譯英是譯入外語較為吃力，因此口譯員表示在中譯英理解過程中會選取重要訊息，也會花更多時間與力氣監聽自己的產出，確保譯文清楚易懂，包括適時為聽眾釐清照應關係，或藉由元話語資源強化邏輯銜接等。學生口譯員在提到學習中譯英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時，也注意到有些中文講者的「邏輯常常會聽不太懂」、「講話比較沒有好好組織好就開始講」，因此也逐漸在經驗豐富的專業口譯教師指導下，學會「跳脫字面」、「找重點」、「把事情說清楚」，進而開始在口譯過程中適時採取省略、刪除或轉換等策略。換言之，專業口譯員在口譯實務工作過程中，藉由客戶回饋、觀察工作夥伴或同行表現、聆聽自身的口譯錄音等方式，強化了對譯文邏輯銜接處理方式。而學生口譯員在研究所的養成階段，在專業口譯員的指導與修正下，也承繼專業口譯員的口譯規範，漸漸養成重視譯文邏輯銜接的口譯策略，主動強化與修補原文的邏輯銜接。由此可見，口譯品質中的「邏輯銜接」指標為口譯員養成過程中就開始內化的口譯策略。

本研究以篇章分析方式檢視口譯員譯文之邏輯銜接強化現象，並搭配回溯訪談以了解口譯員決策過程，然而，同步口譯過程認知負荷極大，可能影響口譯員於回溯訪談所能回想之思路之準確性，因此仍無法窺見口譯員強化邏輯銜接思路之全貌。再者，邏輯銜接牽涉到篇章的各個層面，本文僅就代詞回指與元話語兩種特徵進行分析，後續研究可針對其他指標進行分析，例如口譯員如何強化譯文的詞彙銜接、如何針對聽眾背景以添加方式強化語意連貫度、如何使用推論策略釐清用字不當或語意不明的段落等。此外，本研究語料有限，後續研究若能增加口譯員人數與演講篇數，並加入不同背景訓練之口譯員，應可獲得更具體之結論。

##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方梅（2000）。自然口語中弱化連詞的話語標記功能。《中國語文》，278，459-470。

【Fang, M. (2000). Reduced conjunctions as discourse marker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78, 459-470.】

王瓊淑（2007）。現代漢語人稱代詞的語義、語篇和社會語用功能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Wang, C. S. (2007).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emantics and discursal & socio-pragmatic function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姚雙云（2009）。口語中“所以”的語義弱化與功能擴展。《漢語學報》，27，16-23。

【Yao, S. Y. (2009). Semantic reduction and function expansion of “Suoyi” in spoken Chinese. *Chinese Linguistics*, 27, 16-23.】

徐起起（2003）。現代漢語篇章回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Xu, J. J. (2003). *Anaphora in Chinese texts*. Beijing,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程俊樺（2011）。中文文本中限定性抽象名詞指代消解（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新竹。

【Cheng, J. H. (2011). *Definite abstract anaphora resolution in Chinese tex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楊承淑（2008）。口譯的訊息處理過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

【Yang, C. S. (2008). *A stud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interpreting*. Taipei, Taiwa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劉敏華、張武昌、林世華（2005）。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國立編譯館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RG9513-4734）。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Liu, M. H., Chang, W. C., & Lin, S. H. (2005).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aiwan* (Report No. RG9513-4734). Taipei, Taiw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 英文文獻

Ardito, G. (1999). The systematic use of impromptu speeches in training interpreting students.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9, 177-189.

Besien, V. F., & Meuleman, C. (2004). Dealing with speakers' errors and speakers' repair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The Translator*, 10(1), 59-81.

Brown, G., &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ühler, H. (1986). Linguistic (semantic) and extra-linguistic (pragmatic)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ers. *Multilingua*, 5(4), 231-235.

Chang, C., & Kim, M. (2016). The re/creation of logical cohesion i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account.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8, 47-84.

Chang, C., & Schallert, D. L. (2007). The impact of directionality o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9(2), 137-176.

Chang, C., & Wu, M. (2009). Address form shifts in interpreted Q&A sessions. *Interpreting*, 11(2), 164-189.

Déjean Le Féal, K. (1982). Why impromptu speech is easy to understand. In N. E. Enkvist (Ed.), *Impromptu speech: A symposium* (pp. 11-31). Åbo, Finland: Åbo Akademi.

- Donovan, C. (2005). Teach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o B: A challenge for responsible interpreter training.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 38(1-2), 147-166.
- Gerver, D. (2002). The effects of source language presentation r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imultaneous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pp. 53-6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umul, E. (2015). Cohesion. In F. Pöchhac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pp. 63-6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England: Longman.
- Hyland, K. (2005). *Metadiscourse*. London, England: Continuum.
- Hyland, K., & Tse, P. (2004). 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 A reappraisal. *Applied Linguistics*, 25(2), 156-177.
- Kurz, I. (2001).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Quality in the ears of the user. *Meta*, 46(2), 394-409.
- Peng, G. (2009). Using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RST) to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coherence in interpreting trainees. *Interpreting*, 11(2), 216-243.
- Peng, G. (2015). Coherence. In F. Pöchhac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pp. 61-6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etton, R. (1999).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 Shlesinger, M. (1995). Shifts in cohes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e Translator*, 1(2), 193-214.
- Wu, M., & Chang, C. (2007, December).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How interpreters cope with terrible speakers in Q&A session. *The 12th Taiman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ainan, Taiwan.

Zhan, C. (2012). Mediation through personal pronoun shift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of political meetings. *Interpreting*, 14(2), 192-216.

Zwischenberger, C., & Pöchhacker, F. (2010, March 15). Survey on quality and role: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expectations and self-perceptions. *Communicate!*, 53. Retrieved from <http://aiic.net/page/3405/survey-on-quality-and-role-conference-interpreters-expectations-and-self-perceptions/lang/1>

